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龍谿王先生集抄序

溫陵李贄曰龍谿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夫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

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於心發於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歟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蓋逆料其決不能條達明顯一過於斯也而刻板貯于紹興官署印行者

少人亦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
和柔大同無我無新奇可喜之行故
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為人而又肯
讀先生之書乎學無真志皮相相矜
卒以自誤雖先生萬語千言亦且奈
之何哉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邁
過滄州見何泰寧泰寧視龍谿為鄉

先生其平日厭飫先生之教爲深熟
讀先生之書已久矣意欲復梓行之
以嘉惠山東河北數十郡人士即索
先生全集于弱侯所弱侯載兩船書
一時何處覔索泰寧乃約是䆁專人
來取而命予圈點其尤精且要者曰
吾先刻其精者以誘之令讀然後梓

其全以付天下後世夫先生之書一字不可輕擲不刻其全則有滄海遺珠之恨然簡奏浩繁將學者未覽先厭又不免有束書不觀之嘆必先後兩梓不惜所費然後先生之教大行蓋先生之學具在此書若苟得其意則一言可畢何用二十卷苟不肯讀

則終篇亦難又何必二十卷也但在我後人不得不冀其如此此而讀如此而終篇又如此而得意於一言之下也泰寧之言如此其用意如之何秋九月滄州使者持泰寧手扎果來索書白下適予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予書數語述泰寧初志并

付之剞劂新春二三月予可以覽新刻
矣將見泰寧學問從此日新而不能
已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斷斷乎其
必有在於是　時
萬曆戊戌歲冬孟日

龍谿王先生語錄鈔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書

卷之六

書

卷之七

卷之八

雜著

記說

詩

祭文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

新安後學 吳

吳可善[illegible]

天泉證道紀

痴人說夢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

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

秣陵[illegible]書 梅仕見刻

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

有善惡安得根基隨處對治安得入悟真權法非實究竟也

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

中根人到底是中根人也安用接之叠爲善去惡非人所能強誰則活用黜陟勸戒之而善者

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

自善不善者自不善故也

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為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脈始歸于一云

冲元會紀

先生曰自先師提出本體工夫人人皆能說本體說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辨自聖人分上

法此顏子所以如愚而未見其止也

吾人今日講學先要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定脚跟第一義中庸結末開口說箇淡字正是對病藥方淡原是心之本體有何可厭知心體是淡便無許多醲釅勞攘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爲已便是達天德根基若起頭清脫不出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件好題目做與孔門闇然日章家法奚翅千

里

與梅純甫問答

純甫梅子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鄉愿則惡絕之甚則以為德之賊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說他便是聖人了致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即為中行矣狷者雖能

謹守未辦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于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彀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汚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譬如紫色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更覺光彩艷麗苟非心靈開霽天聰明之盡

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夫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求知于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于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學術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爲是陷于鄉愿之似

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學耶聖人發蚤尚有未全未至做成眞鄉愿猶有可救可變之機苟能自反一念知耻卽可以入于狷一念知克卽可以入于狂一念隨時卽可以入于中行入者王之出者奴之勢使然也顧乃不知決擇而安於其所惡者不安于其所愿者亦獨何心哉

維揚晤語

荊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徃會時已有病遇

春汛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海防之計一日退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之學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得在荆川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滿紙所寫那些不是良知公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攙和荆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禀呈辭意未盡即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

非真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何設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

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為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為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真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筭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攙入能所非真良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臺妍媸自

辨方是經綸手段絕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巳光明反爲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魂非眞實受用也荆川憮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爲益非虛言也

復陽堂會語

或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何謂也先生曰文者道之顯言語威儀與詞藝術一切可循之業皆所謂文也仁者與物同體烱然油然生生

不容已之機所謂仁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辨志敬業親師取友無非保合克養以復其生生之機言語所以立誠威儀所以定命稽訓所以畜德游藝所以博趣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仁也會友以文而不本於輔仁則亦徒會而已君子弗貴也

或曰仁道夫子所罕言學貴有漸水進木升始無凌節之患其在今日莫先于開發恥心有恥始能懲往事而興善端所謂知恥近乎勇力行

以求之近仁之方也先生曰然哉耻之於人大矣有所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是能克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故曰知此而已矣知此則人心可正風俗可變而治化可成今日之會始不爲虗會友輔仁之要莫切於此辨志敬業耴諸此而已此尤吾人對病之至藥也

三山麗澤録

遵巖王子曰仲尼終歲周流隨地講習上則見

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丈人漁父之屬皆有意焉故光輝所及在鄉滿鄉在國滿國先生之出遊亦似之先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非斯人而誰與此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吾人分內事予豈敢望古人之光輝傲然以教人傳道為事取友求益竊有志焉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於閉門踰垣踽踽然潔身獨行自以為高則又非

尋之初心
遵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
然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倦時即學有厭
處成已即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
也孔子有云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廷謂
之道心之微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人非默
則墮於言詮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辭乃
眞語也若于此悟得及始可與言聖學
遵巖子曰千古聖賢之學只一知字盡之大學

誠正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致知中庸誠身以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明善明善卽致知也雙江云格物無功夫吾有取焉先生曰此正毫釐之辨若謂格物有功夫何以曰盡于致知若謂格物無功夫何以曰在于格物物是天下國家之實事由良知感應而始有致知在格物猶云欲致良知在天下國家實事上致之云爾知外無物物外無知知離了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更無明善用力處亦非外了明善另有

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功也以意逆之可不言而喩矣

遵巖子問曰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爲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爲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于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于欲便與靜

坐一般况欲根潛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金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火則不易銷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為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獨修獨行如方外人則可大佛修行人於塵勞煩惱中作道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姬孔學脉不得如此討便宜也

遵嚴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未嘗道之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

自佛經來

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觀順逆相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簡擇，故謂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渣滓，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忘順逆。

遵嚴子居鄉，遇拂逆事時，有悄然不豫之色，甚至有怫然不平之氣。方信以爲同好惡、公是非

以問于先生先生徐應之曰子甚麼聰明何未之早達也吾人處世豈能事事平滿無不足之嘆所貴于隨緣順應處之有道耳禪家謂之缺陷世界違順好醜皆作意安只見在不平滿處便是了心之法方是當地洒然超脫受用纔有悄然憫然之意等待平滿時方稱心吾之所自失者多矣況人無皆非之理惟在反己自修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孔門家法故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便是古人自信之學忘好惡方

能同好惡忘是非方能公是非蓋好惡是非原是本心自然之用惟作好惡任是非始失其本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記頑空率其明覺之自然隨物順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忘無可忘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遠齋子曰諸公每日相集講學固好予却謂不在講學只身體力行實落做將去便是先生曰然若是真行路人遇三义路口便有疑有疑不得不問不得不講惟坐謀所適始無所疑始不

消講若徒務口講而不務力行則有所不可耳

蒙泉祁子請聞過先生曰此是不自滿之心安節自守每事從簡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士民日受和平之福只此便是寡過之道要人說過不如自已見過之明苟有無心之失不妨隨時省改今人憚于改過非但畏難亦是體面放不下勘破此關終日應酧可以洒然無累矣

遵巖子曰荆川隨處費盡精神可謂潑撒然自跳上蒲團便如木偶相似收攝保聚可無滲漏

好

予則不能及先生曰此事非可強爲須得其機要有制煉魂魄之功始得伏藏始無滲漏荊川自謂得其機要能煉虛空亦曾死心入定固是小得手處然於致良知功夫終隔一塵益吾儒致知以神爲主養生家以氣爲主戒慎恐懼是存神功夫神住則氣自住當下還虛便是無爲作用以氣爲主是從氣機動處理會氣結神凝神氣含育終是有作之法

楓潭萬子問曰古人通晝夜之道而知何謂也

先生曰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氣吾人日間欲念慌惚或至牿亡夜間雜氣紛擾或至昏沉便是不能通乎晝夜便與天地不相似便與萬物不相涉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為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存此謂之存神見此謂之見易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是謂彌綸天地之道是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楓潭子喟然

仙家

曰如此方是通乎晝夜之實學非徒談說理道而已也

遵巖子問先師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先生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燕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

一點元神與先天淸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

遵巖子曰區區於道實未有見向因先生將幾句精語蘊習在心隨處引觸得箇入處只成見解實未有得先生曰此是不可及處他人便把此作實際受用到底只成𡨋精䰟從言而入非自已證悟須打破自已無盡實藏方能獨往獨來左右逢源不傷人門戶不落知解只從良知上朴實致將去不以意識攙和其間乆乆自當

有得不在欲速強探也

遷嵓子問曰學術不出于孔氏之宗宗失其統而爲學者其端有二曰俗與禪若夫老氏之學則固吾儒之宗派或失於矯則有之非可以異端論也先生曰異端之說見於孔氏之書當時佛氏未入中國其於老氏尚往問禮而有猶龍之嘆莊子宗老而任狂非可以異端名也吾儒之學自有異端至於佛氏之家遺棄物理究心虛寂始失於誕然今日所病却不在此惟在俗

耳世之儒者不此之病顧切切焉惟彼之憂亦見其過計也已良知者千聖之絕學道德性命之靈樞也致知之學原本虛寂而未嘗離於倫物之感應外者有節而內者不誘則固聖學之宗也何偏之足病故曰致知在格物言格物所以致吾之知也吾儒與二氏毫釐之辨正在於此惟其徇於物感之迹揣摸假借不本於良知以求自得始不免于俗學之支離不可不察也

友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心性甚精妙乃

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敘正人倫未免連形而下發揮然心性之學沉埋既久一時難爲超脫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似是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說寂不說微不說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纔涉空寂便以爲異學不肯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夫僊佛二氏皆是出

只說巢由則可

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之流即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堯舜一體中所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淸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以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刑名格式執爲典要失其變動周流之性體反被二氏點檢訾議敢於主張做大吾儒不悟本來自有家當反甘心讓之尤可哀也巳先師嘗有屋舍三間之喻唐

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本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甘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二氏之學日熾甘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洎其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反將從而歸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自失欲行主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爲已任不能探本入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

名義以氣魄勝之祇足以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于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參乎其間彼將帖然歸化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爭也

撫州擬峴臺會語

壬戌仲冬先生自洪都趨撫州元山曾子石井傅子偕所陳子率南華諸同志扳莅擬峴臺之會諸生執簡以請曰撫爲吾象山先生首善之地自信本心以先立其大爲宗逮朱陸同異之

議起晦且數百年及盟明先師爲之表章陸學始顯于世茲遺言具在請發師門未竟之意以示大同而顯宗說俾吾黨知所歸向惠孰大焉先生曰諾遂條次其語答之

象山先生曰顔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顔子了顔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顔子之精蘊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

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傳也

先生曰師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略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啟之扃達乎無轍之境固乎無藤之緘曾子孟子猶為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嘆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道在心傳是謂先天之學纔涉意見即屬後天道不屬見見不能及著見即非道

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線方以爲寶解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於外者未易以語此也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

好

象山之學自信本心平生功夫嚴密如此世人槩以禪學目之非惟不知象山亦不知禪矣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此是象山見得大處千古聖學只有箇尊德性問學正是尊之之功外德性別有問學即是泛問即是異學

世有議象山者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

無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

世有議先師者除了致良知一句更無伎倆先師嘆曰我原只有這些伎倆

復齋問象山曰吾弟在何處做工夫象山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事勢物理只在人情中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學原爲了自巳性命默默自修自證纔有立門

戸護門戸之見便是格套起念便非爲己之實學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了學者須識得與點之意方是孔門學脉方爲有悟不然只成擔死版伊川平生剛毅力扶世教以師道爲己任明道自以爲有所不及不知明道乃是異言以教之惜乎伊川未之悟也學問到執己自是處雖以明道爲兄亦無如之何况

好

服炙乎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

祖龍焚書道脉未嘗壞至漢將聖門道學著爲典要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復見于世是謂迹似情非所以大壞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力耳

識人病痛極難譬之秦越人洽病洞見五臟量人元氣虛實病情標本以爲攻補先後淺深方

爲妙手此所謂扶持之力也

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纔有勝心即非謙受之益縱使博學多聞進退古今表裏人物徒增勝心耳

或問先生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

此未知禪矣

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談禪者雖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托意見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學者須自不落意見方能勘破人意見不然只成泥裏洗土塊彼此皆無淸脫處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淺深輕重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

已纔有別路可丢卽是支離之學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曾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顛得大不惺惺去

知利名如錦覆陷穽此猶是利害上起對筭學者須務實勝義以爲質自無所貪著方是惺惺

漢

韓退之倒做了蓋欲因文而見道原性論却將氣質做性說了

孟子論性亦不能離氣質蓋性是心之生理離了氣質卽無性可名天地之性乃氣質之精華豈可與氣質之性相對而言韓子因文見道出于料想實未嘗知性也

子夏之學傳之後世猶有害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謂之儒者不是爲人爲利篤信謹守依彷末節細行以自律必信必果硜硜然是箇小家伎倆所以謂之小人儒孔門專務求仁仁者與物同體小

人儒即非同體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不不可察也

伊川解頻復厲過在失不在復極是

有失斯有復聖人無復以未嘗有失也復爲卦名六爻皆是求復之義初爻不遠而復復之善者也二比於初以下仁故爲休復三不能仁守故爲頻復四應於初不泥於陰故爲獨復五當位得中故爲敦復上六本欲求復而失其所主是爲迷復故曰反君道也若曰迷而不復則非

名卦之義矣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吾人時時能對越上帝無閑漫之時然後可以無藉於書書雖是糟粕然千古聖賢心事賴之以傳何病於觀但泥於書而不得於心是爲法蔽所轉與游談無根之病其間不能以寸不可不察也

古人統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

行之耳

禮義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未嘗有異於人但古人所論利害與後世不同故曰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其術益行曹參避堂舍蓋公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及入相一遵何之約束漢家之治血脉在此

文帝亦因黃老之術見賈誼論治體欲興禮樂

好

便以爲多事

象山掌庫三年所學大進曰這方是執事敬

象山之學從人情物理磨煉出來實非禪也禪又如何不可以尽人乎

有學者請問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象

山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不是泛然答

學者貴切問若不以見在所見所疑請問皆非

爲己求益之道只成閑圖度耳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

有病

論語一書多出于有子曾子門人之手微言隱義間有存者至如鄉黨一篇只記得孔子皮膚影象若是傳神手筆絕塵而奔非步步趨趨所能及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道義由師友有之執己見是無師承恣情欲是無嚴憚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

至言

擾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闢介甫者無一人就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已祖宗之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服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答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亦不問王伯立定規模只要事成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地故所成就者王不成伯不就

介甫人品清高一切勢利撼他不動只是不知學所以執已愈堅害天下尤大介甫自謂知學

存養是主人點檢亦是主人若識主人點檢是奴僕存養亦是奴僕主人從來不

莫枉他

存養是主人點檢是奴僕

學問得主百體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然不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爲事到底只成東滅西生非存養本然之功也

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

須舍得性命無些子可湊泊處方是刀鋸鼎鑊工夫 佛也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

出門不見聲色也

愛事骨董朋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道如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有滋味便是欲入不好淡却只好鬧熱一切逐外有精神可逞皆鬧熱心也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爲證爲靠

切

只是咽喉下不肯着此一刀捨不得性命所以牽引文義容他出路若當下捨得不爲姑容便是入微功夫 全是佛

好甚

筭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槩去了然欲勇往底人較好筭穩底人有難救者

筭穩底少過自謂可以安頓此身未嘗有必為聖之志須激厲他始肯發心不然只成鄉黨自好者而已所以難救勇往底雖多過却有為聖之志若肯克念慎終便可幾也

獅子捉兎捉象皆用全力 佛

聖賢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便

是執事不敬善射者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發方是彀率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須知三盃酒亦却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却用征誅精神

一友方侍坐象山遽起亦起象山曰還用安排否

此即是良知無思無爲自然之神應

皐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書也

皐陶兢業萬幾以代天工洪範敬用五事以建

皇極呂刑敬忌以作元命皆傳道之書

象山曰吾講學問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鶻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所求在新奇玄妙於平安本色近裏之言便不耐聽此私心也近來學者其病多坐在此

新奇玄妙

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于五種可以理揆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

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若其標末雖古之聖人不能盡知也王澤旣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而爲機變之巧者又爲魍魎魑魅蜮蝎其間後世恥一物之不知亦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

孔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人生而不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至宋始復有師學道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以聽是乃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虛心矣所以導之者非其道則師之罪也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

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煆煉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

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謬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見嘑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

學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爲道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爲學但當實致其良知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者矣若固滯於言語之

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方寸自亂自蹶其本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不可不慎也

或問象山學從何受象山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象山自信本心終身受用在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公案雖因言而入所自得者多矣其論格物知在先行在後未離舊見以為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知識始得先師所謂議論

切

開闢時有異者皆此類也蓋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因誦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曰此只說得象山自家所見須知涓流即是滄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所謂無翼而飛無足而至不由積累而成者也非深悟無極之旨未足以語此

斗山會語

慨惟離索之久思求助于四方乃者千里遠涉歷釣臺登齊雲涉紫陽止于斗山之精廬得與

新安諸同志為數日之會其意固不在於山水間也諸君各以用力之疎密受病之淺深次第質言以求歸于一是之地于不肖何足以知之夫學一而已矣而莫先於立志惟其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用功不密故所受之病未免於牽纏是未可以他求也諸君果欲此志之真亦未可以虛見襲之及以勝心求之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將無始以來種種嗜好種種貪着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

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自此生天生地生大業方爲本來生生眞命脈耳此志旣眞然後工夫方有商量處譬之眞陽受胎而收攝保任之力自不容緩也眞種投地而培灌芟鋤之功自不容廢也昔顏子之好學惟在于不遷怒不貳過此與後世守書冊資見聞全無交涉惟其此志常定故能不遷此志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下承當先師所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者是也顏子之學旣明則曾子子思之說可類推

佛語

甚歷心勝天出可證也

而得矣夫顏子歿而聖學亡諸君欲學顏子須知顏子所學者何事若舍身心性情而以勝心虛見求之甚至以技能嗜好滑之未見其善也昔者秦越人醫之神者也值藥童子服勤既久頗能傳其方間以語諸人人服頗有効而此童子者則固未之能也予不肖何以異於是諸君深信其方務加修服以去其病而不以重不肖未能之疑吾道幸矣

水西會約題詞

嘉靖己酉夏予既赴水西之會浹旬相告歸復量諸友地理遠近月訂小會圖有終也乞予一言以識心期夫道有本原學有要領而功有次第眞假毫釐之機不可以不辨也予與諸君旬日相會此等處言之亦已詳矣未審諸君果能信得及否水漸木升積累之次第固非一蹴所能至然由萌孽之生以達於千尋由源泉混混以放于四海其本末源委長養流行之機實非有二物也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然能實致

其知者有幾此中無玄妙可說無奇特可尚須將種種向外精神打併歸一從一念獨知處朴實理會自省自訟時時見得有過可改徹底掃蕩以收廓清之效方是入微工夫若從氣魄上支持知解上湊泊格套上倚傍傲然以爲道在於是雖與世之營營役役紛華勢利者稍有不同其爲未得本原無補于性命則一而已所望諸君不以予之去來爲聚散每會如所訂期必須破冗一來相摩相盪相勸相規爲性命之心

重一分為世情之心自然輕一分譬如魚之於水相濡以沫相呴以吻終不若相忘于江湖之為愈也且今日之會非有法制可以防閑惟藉區區道義以為之聯屬二三百人之內豈能人人盡發真志盡有信心亦藉中間十數諸友舊有所聞者虛心樂取招徠翕聚以為之倡耳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已而和之者益衆雖欲此會之不興不可得也苟為性命之心不切不能包荒隱惡涵育成就以全吾同體之愛徒欲

以勝心相高甚至忿爭訐戾動氣奮顏而猶傲然以為知學圮族敗群莫此為甚雖欲會之不廢不可得也吾人立身行已自有法度既為此學一切凡情俗態良知有未安處便須破除斬截不可假借通融放令出路石翁有云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鮮有存者語若分析自今視之未必非對症之藥亦圖終之一助也

道山亭會語

嘉靖辛亥秋太平周子順之訪予山中因偕之西遊將歷觀東南諸勝遇同志之區則隨緣結會以盡切劘之益過蘇值近沙方大夫開府吳中聞予與順之至集同志數十輩會於道山亭下延予二人莅滋之夫吳中多豪傑聲華禮樂之盛甲於東南況雙江緒山沃洲及齋諸公有事茲土貞教闡化後先相聞流風有存者登壇說法則予豈敢當若曰群處質言相與訂舊學而覔新功以就正有道則固不肖之本心也既

分得是

如會諸生懼其既別而或離也乃圖爲月會之約而屬言于以道其所志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略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是雖老生之恒談然約古今人品高下而論之要無出於此者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奚夔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

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後使天下之諸侯有徒
步而將相位者意氣𢘥然震掉一世方且以大
丈夫目之要皆非苟然者也世降學絕士鮮克
以豪傑自命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亦邈矣
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
否乎果能明於利害而𢘥然震掉否乎是未可
知也所趨既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
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
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

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墦穿窬之類有儀秦所
不屑爲者而甘爲之所趨益已下矣若此者其
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
循習流注以客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於此時而倡爲道德之說何異
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
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
中而烱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譬諸寶
鑑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

初未嘗有所損汚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况身外之功名富貴乎然而世之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譬諸探重淵而列曜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魍魎自無所遯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

矣此志苟立自能相應自樂於親師取友所以博習而論學者自専且久而無有異物之遷是猶爭名者之樂趨於朝爭利者之樂趨於市勢使然也不然則日講時習適以增其假竊之資而已矣於身心竟奚益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說者謂周末文勝孔子欲損文以還於質故林放之問致辨於奢儉易戚之間皆從先進之志也夫吳聲華禮樂之盛似矣苟奚以從先進

好

之說得無在所損乎否耶千葉之花無實九層之臺易圮此無他崇飾太高而發榮太繁故也予聞之淡薄所以明志紛麗技巧易失其本心世未有浮華不黜而能完養其精實者也昔者餒夫偶食穀而甘即欲與衆嘗之以其免於飢困之患而其腹尚枵然未嘗飽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吾人不以其偶食而遂忽其欲其嘗之心不以其未嘗飽而并疑穀之不足以飽則知所以養生矣夫穀之味冲腴而淡異於肥甘竊恐

吾人厭飫之餘，溺於所養，而於此或有所不察耳。

滁陽會語

予赴南譙，取道滁陽，拜瞻先師新祠於紫微泉上。太僕少石呂子以滁爲先師講學名區，相期同志與其儔士數十人，大會祠下。諸君謬不予鄙，謂晚有所聞，各以所得相質，以求印正。余德不類，何足以辱諸君之教，而先師平生所學之次第，則嘗聞之矣。請爲諸君誦之，而自取正焉。

先師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其少禀英毅凌邁超俠不羈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雖其志在經世亦才有所縱也及爲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至於殞時苦其煩且難自嘆以爲若於聖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築洞天精廬日夕勤修煉習伏藏洞悉機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蓋已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己忘物忘天忘地

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及至居夷處困動忍之餘恍然神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徵諸四子六經殊言而同旨始嘆聖人之學坦如大路而後之儒者妄開逕竇紆曲外馳反出二氏之下宜乎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亦復以此立教於傳習錄中所謂如雞覆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聚融結

不復知有其他顏子不遷怒貳過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歛爲主發散是不得已種種論說皆其統體耳一時學者聞之翕然多有所興起然卑者或苦於未悟高明者樂其頓便而忘積累漸有喜靜厭動玩弄疏脫之弊先師亦稍覺其教之有偏故自滁留以後乃爲動靜合一工夫本體之說以救之而入者爲主未免加減迴護亦時使然也自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

不待澄不習不慮盎然出之自有天則乃是孔門易簡直截根原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歛不須更主於收歛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歛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真切是本體篤實是工夫知之外更無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明覺是本體精察是工夫行之外更無知故曰致知存乎

心悟致知焉盡矣逮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從者益衆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麗空而萬象自照如元氣運於四時而萬化自行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晚年造履益就融釋即一為萬即萬為一無一無萬而一亦忘矣先師平生經世事業震耀天地世以為不可及要之學成而才自廣機忘而用自神亦非兩事也先師自謂良知二字自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

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鉄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有人傳謗書見之不覺心動移時始化因謂終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余嘗請問平藩事先師云在當時只合如此做覺來尚有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自不同夫良知之學先師所自悟而其煎銷習心習氣積累保任工夫又如此其密吾黨今日未免傍人門戶從言說知解承接過來而其煎銷積累

保任工夫又復如此其或徒欲以區區虛見影響緣飾以望此學之明譬如不務覆卵而即望其時夜不務養珠而即望其飛躍不務胸育胎元而即望其脫胎神化益見其難也已慨自哲人既遠大義漸乖而微言日湮吾人得於所見所聞未免各以性之所近爲學又無先師許大鑪冶陶鑄銷鎔以歸於一雖於良知宗旨不敢有違而擬議卜度攙和補湊不免紛成異說而其最近似者不知良知本來易簡徒泥其所晦

之迹而未究其所悟之真與然指以爲禪同異毫釐之間自有真血脉路明者當自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諸君今日所悟之虛實與所得之淺深質諸先師終身經歷次第其合與否所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以此求之沛然有餘師矣

水西同志會籍

寧國水西之有會聞於四方久矣予惟君子之學莫先於辨志莫要於求端志者心之所之也之燕而燕之越而越跬步毫釐南北千里不可

不愼也夫志有二有道誼之志有功利之志道誼者純乎天則無所爲而爲功利則雜以世情有所爲而爲也葢自聖學不傳道誼之風日衰功利之毒漸入於人之心髓千百年于茲世之豪傑慨然自命以爲有志於道誼而終未免於功利之雜者無他醞習既久則祓除爲難淆淄旣深則澄濾不易勢使然也君子欲爲正本清源之學亦求諸其端而已端者人心之知志之所由以辨也夫志有二知亦有二有德性之知

有聞見之知德性之知求諸已所謂良知也聞見之知緣於外所謂知識也毫釐千里辨諸此而已在昔孔門固已有二者之辨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言良知無所不知也若多聞多見上擇識未免從聞見而入非其本來之知知之次也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知之上者非良知而何其稱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爲庶幾夫庶幾者幾於道也顏子心如止水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不待

遺而後復純乎道誼一毫功利之私無所攪於其中所謂知之上也子貢子張之徒雖同學於聖人然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從多聞多學而入摲其貨殖干祿已不免於功利之萌所謂知之次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子張之學相沿相習淪浹于人之心髓亦千百年于茲矣吾人生于千百年之後欲一洗千百年之陷習以上窺絕學之傳亦見其難也已夫道誼功利非爲絕然二物爲道誼者未嘗無功未嘗無利但由良

知而發則無所爲而爲由知識而發則不能忘計謀之心未免有所爲而爲本源既殊支流自別道誼功利所由以判君子於其有所爲無所爲之義辨之學斯過半矣吾人今日之所講固自以爲道誼若猶未免於爲功利之私是餒夫說食允民擬聖水西之會聞于四方將反爲貽笑之資可懼也已雖然豈知之與知識其端甚微其辨甚精非夫豪傑之士超然于二見之外能轉識爲知者何足以與此是在不肖與諸君

終始共圖之可也、

書休寧會約

吾人爲學所大患者在於包裹心深擔當力弱若夫此學之脉路本來易簡有志者一言可以立决正不必以爲患也昔吾陽明先師講學山中時一人資性警敏與之語易於領略因其請引以入見先師漫然視之屢問而多不答吾感焉一人平時作事過當不顧人非毀見惡於鄉黨因其悔請亦引以入見先師與之語竟日忘

倦若有意於斯人者吾惑焉間以請問先師曰其也資雖警捷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適足增其包藏而益其機變爲惡將不可復悛矣其也作事能不顧人非毀原是有力量之人特其狂心偶熾一時銷歇不下所患不能悔耳今既知悔而來得其轉頭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辦乎所以與其進也後二人皆如所料乃知先師教法

如秦越人視疾洞見五臟真神醫也不肖千里還來求助于四方承諸君不鄙相會數日中間豪傑之士能不包畏能擔當世界者不敢謂盡無人試平心各各自反如前之說亦或有一二似之否乎不可不深以爲戒也予之爲此言心亦良苦追憶曩相會時復八九年矣今所進益復何如若不及時發憤以圖遠業竊恐後之視今猶夫昔也若夫此學之易簡本心之靈不容自昧一念自反未有不自得者惟諸君立真志

修實行本諸一念之微各安分限以漸而入譬之源泉之赴海終有到時在諸君勉之而已矣

書婺源同志會約

或者曰婺源爲紫陽闕里今日之論不免有異同盡諱諸乎曰噫鄙哉是何待晦翁之薄而視吾道之不廣也夫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公言之而已今日之論不能免於異同者乃其入門下手之稍殊至於此志之必爲聖人則固未嘗有異也蓋非同異不足以盡其變非旅

異以歸於同則無以會其全道固如是學固如是也使千聖同堂而坐其言論風旨亦不能以盡合譬之五味相濟各適其宜而止若以水濟水孰從而和之哉今所論不同之大者莫過於大學之先知後行中庸之存養省察晦翁以格致誠正分知行爲先後先師則以大學之要惟在誠意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知行一也既分知行爲先後故須用敬以成其始終先師則以誠即是敬既誠矣而復敬以成之不幾於綴已

乎孔門括大學一書為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是格致以誠意之功也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是正心修身之事中和位育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若分知行為先後中庸首言慎獨是有行而無知也後分尊德性道問學為存心致知是有知而無行也一人之言自相矛盾其可乎哉晦翁既分存養省察故以不覩不聞為已所不知獨為人所不知而以中和分位育夫既已所不知矣戒慎恐懼孰從而知之既分

中和位育矣天地萬物孰從而二之此不待知
者而辨也先師則以不覩不聞爲道體戒愼恐
懼爲修道之功不覩不聞卽是隱微卽所謂獨
存省一事中和一道位育一原皆非有二也晦
翁隨處分而爲二先師隨處合而爲一此其大
較也至於大學致知中庸未發之中此古今學
術尤有關係不容不辨者也夫良知之與知識
爭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良知者不由學
慮而得德性之知求諸已也知識者由學慮而

得聞見之知資諸外也未發之中是千古聖學之的中爲性體戒懼者修道復性之功也故曰戒慎恐懼而中和出焉良知即是未發之中譬如北辰之奠垣七政由之以效靈四時由之以成歲運乎周天無一息之停而實未嘗一息離乎本垣故謂之未發也千聖舍此更無脈路可循古今學術之同異尤不容不辨者也然此特晦翁早年未定之見耳逮其晚年超然有得深悔平時所學虛内逐外至謂誑已誑人謂延平

先生嘗令體認未發已前氣象此是本領功夫當時貪着訓詁未暇究察辜負此翁耳其語象山有云所喜邇來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語門人有云向來全體精神用在故册子上究竟一無實處只管談王說霸別作一項伎倆商量諸凡類此者所謂晚年定論載在全書可考見也學者蔽於舉業無暇討求全書徒泥早年未定之見揣摸依倣瑕瑜互相掩覆使不得爲完璧其薄待晦翁亦甚矣夫晦翁平

生之志在必爲聖人而其制行之高如太山喬嶽一毫世情功利不足以動乎其中故其學之足以信今而傳後亦以此也吾人未有必爲之志未免雜於故習行不足以孚於人而嘵嘵然於分合異同之迹譬之隋和之寶不幸綴於窶人垢衣之内人孰從而信之雖然此猶泥於迹也今日之學惟以發明聖修爲事不必問其出於晦翁出於先師求諸其心之安而信焉可也學者不得其人之窶而并疑其寶之非眞斯善

學也已

松原晤語

予不類辱交于念菴子三十餘年兄與荊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户者三年于兹矣海内同志欲窺見顔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于枯静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往赴松原新廬其訂所學至則見其身任均役之事日與閭役之人執册布筭交涉紛紛其閂如市耐煩忘倦略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與予聯床趺坐

往復証悟意超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懵厭未嘗敢執着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是心庶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于此不能自信亦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念徒認現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即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于自欺

存養工夫自謂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
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發難道工
夫不得力然終是有收有制之功非究竟無為
之旨也至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功夫
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
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
待功夫修整而後可得則未免於矯枉之過曾
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
欲就正之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

入不同從頓入者即本體為功天天機常運終
日兢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
致為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功夫以復本
體終日掃蕩欲根袪除雜念以順其天機不使
為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為主求復其
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積之孔門顏子竭才不
遠而復便是性之樣子仲雍居敬強恕邦家無
怨便是反之樣子吾人將何所法守耶世間薰
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而

徃徃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嘗憶荆川子與兄書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脫離欲海袪除欲根益有慨于吾道之衰蓋禪宗期于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于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人者皆不可以偽為聖賢與人同而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已誑人以其世間

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為知學不亦遠乎甚矣荆川子之苦心有類于兄也

宛陵會語

近溪羅侯之守宣也既施化于六邑之人復裒六邑之彥聚于宛陵給之以館餼陶之以禮樂六邑之風躍然震動甲子春暮于以常期赴會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友長幼千餘人聚于至善堂中先命歌童舉樂合歌以興衆志侯離席率衆作而言曰昔象山訪晦菴于南康開講白

鹿發明義利之辨聞之至有感悟流涕者今幸先生辱臨于茲大衆雲集宛陵之勝不減於白鹿先生之學淵源有自幸蘄一言以詔多士焉知不有聞而流涕者乎予避席愧不敢當僕請之再三且曰孟軻氏有云萬物皆備于我與孔門一體之義何所當也予辭不得命請以一體之說與諸士共籌之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于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

萬物之聲備于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觳觫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于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者不能無物欲之間

強以推之知周乎萬物以達一體之良故曰求
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安勉之異其
成復吾之虛體以應萬物之變則一而已此千
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
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
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彷
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
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䨼耳
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

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于聾且聵者幾希今世學術之弊亦居然可見矣陽明先師生于絶學之後首發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學者苟能不泥于舊聞務實致其良知去物欲之間以求復其虛體其于萬物之感當體具足虛中而善應不屑屑于典要而自不過其則如目遇色而明無不見也如耳遇聲而聰無不聞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幾希云者良知之微也

白鹿洞續講義

予赴吊念菴囬舟過彭蠡入白鹿展謁先生之祠歷露臺陟虗亭周覽風泉雲壑之勝時霖雨初霽四山飛瀑勢如游龍餘霭浮空長林滴翠夜集諸生縱談玄理灝氣滋生卧聽流溪澌澌沁徹心脾達旦泠然若有神以啟之者明發出洞諸生復集城隅別館信宿証悟興意超然臨別諸生請于予曰昔晦翁奉延象山開講白鹿發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數百年傳以為美談

今者則何以異此其言所繇由于所習所習由于所志蓋因學者亟于進取舉是以救其獘其於求端用力之方未之詳及也敢斷一言究竟斯旨用示嘉惠亦古今並美也顧予不肖方期取法未能敢云上下其論以抵弗類無已請述所聞與諸賢共籌之先師云心之良知謂之聖良知者性之靈也至虛而神至無而化不學不慮天則自然揆其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要其至聖人有所不能盡譬之日月麗天貞明之體

終古不息要在致之而已致之之功篤志時習不失其初心而已苟不失其初心蘊之而爲神明之德發之而爲光輝之業可以配天地横四海而垂萬世真修實悟使自得之非有假于外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義利之辨辨諸此而已矣是故怵惕于入井之孺子而惻隱形焉所謂義也從而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失其初心而爲利矣不屑不受于嘑蹴之食而羞惡形焉所謂義也從而妻妾宮室窮乏者德我而爲

之則失其初心而爲利矣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人心之私也公私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志有所向而習隨之習有所專而踰因之機之不可以不辨也如此夫人之情亦非甘于爲小人而不樂于爲君子特狃于其習而不自覺耳有人於此毀以爲小人則拂然怒是小人之不可爲夫人而知之也譽以爲君子則忻然喜是君子之不可不爲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吾所習與踰乃在于利將欲

逃小人之名不可得是猶惡濕而居下也知君子之不可不爲矣而吾所習與喻乃不在于義將欲成君子之名不可得是猶美喬而入谷也象山以義利爲君子小人之辨于顧切切然原其情之喜怒而諭之者蓋欲學者實致其知郎夫情之所安而不溺于習之所勝盡以君子望于人人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夫心性虛無千聖之學脈也譬之日月之照臨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呈露而實無也不虛則無以周流

而適變。不無則無以致寂而通感。不虛不無則無以入微而成德業。此所謂求端用力之地也。學者不能實致其知。究夫義利毫釐之辨以决其君子小人之趣。則所謂志者或未免泥于典要。所謂習者或未免涉于思為。而所謂睿者或未免徇于識解億測。皆非所以為自得也。終亦滯於形器而已矣。求其神化自然與貞明同體而不息不可得也。不肖感諸賢祈懇之誠。聊述所聞以為交修之益。若曰以是並美前修而侈

究竟之說則予豈敢哉

書進修會籍

遵峰葉君嘗作見一堂銘蓋取見道於一之意君素抱經世之志而化始於家嘗欲示法和親以敦睦爲已任限於年未就公既歿二子茂芝獻芝乃作見一堂於雲莊之麓謀於父兄子姪倡爲進修會以會一族之人相與考德而問業以興敦睦之化承先志也歲丁巳夏予赴新安福田之會二子既從予遊復邀入雲莊集其會

中長幼若干人肅於堂下而聽教焉舉族興義好禮顒顒若是可謂盛矣二子因出會籍乞予申飭一言用示將來予惟進修之義蓋取於乾九三之文言而所以爲進修之的更無待於他求取諸庭訓而足矣夫道一而已學一而已乾之爲德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天之德也惟有欲以閒之始雜而二忠信也者無欲之本心也惟無欲則可以達天德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進必有業始能有所持循持循之則惟在言行而

言又行之顯也故修省言辭所以立已之誠意誠即忠信也是進德之業次也非有二也此即大學正心誠意之旨也然欲誠意必本於致知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知也致知則其幾常審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者良知之不息也終之者不息其致之之功也乾乾不息於誠則其幾常審而安故曰可與存義也此即格致之旨也一也自後儒分內分外分始分終而學始二而雜也予誦君之言曰嶶于多岐非所謂道溺于

支離非所謂學又曰心之精一學有緝熙知行並進罔救與離可謂契聖學之宗而得我心之同然者也二子欲畜進修之會舍庭訓更何求哉人心本一有欲始二古人云所欲不必聲利富貴只心有所向便是欲苟審於所向而窒之以禁于未發之豫是謂復其心之本體以達天德斯爲不悖於見一之訓耳

建初山房會籍申約

新安舊有六邑同志之會予與緒山錢子更年

滋會以致交修之益初會斗山後因衆不能容改會於福田今年秋仲予復赴會屬休寧邵生汝任輩爲會豊王馳報讓溪覺山周潭諸公及六邑之友相期十月九日會於建初山房予以趨歸之亟不能待諸友因出會籍祈予申致一言用助警策予念甲子與諸君相會復七年於茲矣七年之中反覆進退得喪好醜萬有不齊諸君用力此學精神念慮果能打併歸一不從境上分擾漏泄否乎講論規切果能遜志斂抗無

勝心浮氣之雜否乎所行所習果能日著日察無意見臆說之溷否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天則昭然千古入聖之學脉也夫學貴精亦貴虛尤貴正倘精神或有所紛念慮或有所擾則爲不精纔有勝心則爲不虛纔着意見則爲不正千里毫釐不可不辨也易云七日來復朋來無咎相違七年今始復來正得朋無咎之時也請以復之時義與諸君籌之夫有失而後有復聖人無復以其無失也今者之失既或

不免於分擾淆雜之爲病則求復一言正所謂對病之藥不可以不講也易爲君子謀復其見天地之心良知者造化之靈機天地之心也復之六爻皆發此義初復者復之始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一念初機不待遠而後復顏子之所以修身也學貴近仁二比於初謂之休復學務于恒三失於中正謂之頻復四處群陰之中志應於初謂之獨復敦復者服膺勿失篤於復也故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迷復者非迷而不復

欲亢復而失其所至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資有純駁故復有遠邇功有難易學之等也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藏於無有無之間靈機默運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造化之全功也立此謂之真志証此謂之真修了此謂之真悟此致知格物之實學吾人外此亦無復有亢端用力之地矣初復則吉迷復則凶吉凶之機可以立辨若復頭出頭沒悠悠卒歲不思挽回造化以收泰定之功生死到

來何處度脫此吾人終身之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新安福田山房六邑會籍

嘉靖丁丑春暮予赴新安福田之會至則覺山洪子偕六邑諸子已顒顒然候予久矣舊在城隅斗山精舍改卜於此蓋四月十八日也晝則大會于堂夜則聯鋪會宿閣上各以所見所疑相與質問酧荅顯証默悟煩盡交修之益諸生颯颯然有所興起可謂一時之盛矣凡餘十日

而會解臨別諸友相與執簡乞言申飭將來以爲身心行實之助且使知此學之有益不可以一日不講也嗟乎世之人所以病乎此學者以爲迂濶臭腐縱言空論無補于身心也甚或以爲立門戶崇黨與而侈囂譁無關於行實也審若是則此學如懸疣附贅假途借冦謂之不講也固宜而其實若有未盡然者蓋吾人在世不能爲枯木爲濕灰必有性情之發耳目之施以濟日用不能逃諸虛空必有人倫庶物感應之

逑有性情而不知節則將和蕩而淫矣有耳目而不知檢則將物交而引矣有人倫庶物之交而不知防慎則將紊秩而棼類矣此近取諸身不容一日而離則此學固不容以一日不講也且吾人之講學誠有迂濶而假借者也然此特染習之未除未可因此而弁以此學爲可鄙也世間豪傑之士亦有不待講學禔身而鮮失者矣然此特天資之偶合未可恃此而弁以此學爲可廢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況吾儕乎由

前之說是徵啞噎之傷而欲廢其食由後之說是恃捷馳之足而欲棄其棰策也烏乎可哉然吾人今日之學亦無庸于他求者其用力不出於性情耳目倫物感應之迹其所慎之幾不出於一念獨知之微是故一念戒懼則中和得而性情理矣一念攝持則聰明悉而耳目官矣一念明察則仁義行而倫物審矣慎於獨知所謂致知也用力於感應之迹所謂格物也千古聖賢舍此更無脉路可入而世間豪傑之士欲有

志于聖賢亦或不能外此而別有所事事也

念丰山相別以來於今復八九年立志用功之說千古豪傑相期之說謀于諸君者屢矣八九年之間所作何事古人之學九年雖離師友而不返今諸君自謀果能離師友而不返否乎不肖與諸君視此果能無愧于心否乎年與時馳意同歲邁迄今不知早計復爾悠悠豈惟有負諸君規勸之意切恐聰明不逮初心謂何此身且無着落處其自負亦多矣

桐川會約

桐川有會舊矣自吾同門友東郭鄒公判廣德時肇建復初書院爲聚友講學之所予嘗三過桐川與諸友相會其後興廢不常人情向往亦不一茲予赴水西斗山之期寓徑桐川州守中淮吳君篤於向學多方挽留傳檄遠近諸友凡百餘人大會於復初書院既畢會使君懼其久而復廢因圖爲月會之期乞言於予以爲盟約且爲諸生卬初學入門工夫予惟良知兩字是

千聖從入之門自初學至於成德只此一路惟有生熟不同更無別路可走良知人人所同其無間於聖愚只緣動於意蔽於欲包裹蓋藏不肯自悔自改始或失之齊宣王自謂好勇好貨好色良知未嘗不自知肯將自己所受之病一一向大賢面前陳說不作一毫包藏態度所以孟子惓惓屬意於王以爲足用爲善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譬之病人不自諱忌明醫猶有可用藥處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

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人發有必為聖人之志但人生世間却須了結此身尋箇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說無非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不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入聖真種子便是做人真面目時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緝熙真脈路無待於外求也此學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一日相離便成枯渴每月定為月會縱有俗務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虛心相受共成遠業若牽於習染或至動氣

求勝非所望於吾黨也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